

女作家  
書簡

盧隱等著

女作家書簡

文化圖書公司印行

# 目錄

|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|
| 一、寄××     | ..... | 雪霞  |
| 二、給小鳥兒    | ..... | 盧隱  |
| 三、遙寄      | ..... | 石評梅 |
| 四、遙鴻      | ..... | 謝筑倩 |
| 五、給哥哥的一封信 | ..... | 綺瀟  |
| 六、去雁      | ..... | 柳如飛 |
| 七、寄我的哥哥   | ..... | 徐慧莉 |
| 八、最後的一封信  | ..... | 楊蘭芳 |
| 九、江上      | ..... | 晶清  |
| 十、春痕      | ..... | 恬君  |
| 十一、分手     | ..... | 鳳眉  |
| 十二、血迹     | ..... | 露絲  |

## 寄

雷霞

### (1)

親愛的：

水畔馳車，看斜陽在水上潑散出的閃爍的金光，晚風吹來，春衫嫌薄。這種生涯，是何等的宜於病後呵！

在這裏，出遊稍速便可看見水。曲折行來，道滑如拭，重重的樹蔭之外，不時倏忽的掩映着水光。我最愛的是珀池，(Spot pond) 稱她爲池真委曲了，她比小的湖還大呢！——有三四個小島在水中央，上面隨意地長着小樹。池四圍是叢林，綠意濃極。每日晚餐後我便出來遊散，緩馳的車上，湖光中看遍了美人芳草！——真是「水邊多麗人」。一看三三兩兩成羣攜手的人兒，男孩子都去領捲袖，女孩子穿着顏色極明艷的夏衣，短髮飄拂輕柔的笑聲，從水面，從晚風中傳來，非常的浪漫而瀟灑。

此外如玄妙湖，(Magical Lake) 偵池，(Spy Pond) 角池，(Horn Pond) 等處，都是很秀麗的地方。大概湖的美處在「明媚」。水上的輕風，皺起萬疊微波，湖畔再有芊芊的芳草，再有青青的樹林，有平坦的道路，有曲折的白色欄杆，黃昏時便是天然的臨眺乘涼的所在，湖上落日，更是絕妙的

S

畫圖。夜中歸去，長橋上兩串徐徐互相往來移動的燈星，顫顫含着涼意，若是明月中天，不必說，光景尤其撩人了！

前幾天遊大西洋濱岸 (Beverly Beach)，沙灘上遊人如蟻，或坐或立，或弄潮爲戲，大家都是穿着泗水衣服。沿岸兩三里的遊藝場，樂聲颯颯，人聲嘈雜，小孩子們都在鐵馬鐵車上，也有空中旋轉車，也有小飛機，五光十色的，機關一動，都紛紛奔馳高舉凌空，我看那些小朋友們都很歡喜得意的！這裏成了「人海」，如蟻的遊人，蓋沒了浪花，我覺得無味，我們換轉車來，直到娜罕 (Nahant) 去。

漸漸的靜了下來，還在樹林子裏，我已迎到了冷意侵人的海風，再三四轉，大海和岩石都橫到了眼前，這是海的真面目呵！浩浩萬里的蔚藍無底的洪濤，壯厲的海風，蓬蓬的吹來，帶着腥鹹的氣味，在聞到腥鹹的海味之時，我往往憶及童年拾卵石貝殼的光景，而驚歎海之偉大。在我抱肩迎着吹人欲折的海風之時，才了解海之所以爲海，全在乎這不可禦的凜然的冷意！

在嶙峋的大海石之間，岩隙的樹蔭之下，我望着卵巖 (Egg Rock) 也看見上面白色的燈塔，此時靜極，只幾處很精緻的避暑別墅，悄然的立在斷岩之上，悲壯的海風，穿過叢林，似乎在奏「天風海濤」之曲。支頤凝坐，想海波盡處，是羣龍見首的歐洲，我北平的故鄉，比這可望不可即的海天還遙遠

呢！

故鄉沒有這明媚的潮光，故鄉沒有汪洋的大海，故鄉沒有蔥綠的樹林，故鄉沒有連阡的芳草，北城只是塵土飛揚的街道，泥濘的小胡同，灰色的城牆，流汗的人力車夫的奔走，我的故鄉，我的北京，是一無所有！

親愛的：我不是一個樂而忘返的人，此間縱是地上的樂園，我却乃是「在客」。我寄母親信中曾說：「……北京似乎是一無所有！北京縱是一無所有，然已有了我的愛，有了我的愛，便是有了一切！灰色的城圍裏，住着我最愛的一切的人，飛揚的塵土呵，何時容我再嗅着我故鄉的香氣。……」易卜生曾說過：「海上的人，心潮往往和海波一般的起伏動盪，」而那一瞬間靜坐在岩上的我的思想，比海波尤加一倍的起伏。海上的黃昏星已出，海風似在催我歸去。歸途中很悵惘，只是還買了一筐新從海裏拾出的蛤蜊。當我和車邊赤足捧筐的孩子問價時，他仰着通紅的小臉笑向着我，他豈知我正默的爲他祝福，祝福他終身享樂此海上拾貝的生涯！

談到水，又憶起慰冰湖來，那天送一位日本朋友回南那鐵(South Natick)去，道經威爾斯利，車馳穿校址，我先看見聖卜生療養院，門窗掩閉的凝立在山上，想起此中三星期的小住，雖仍能微笑，我心實淒然不樂。再走已見了慰冰湖上閃爍的銀光，我只向她一瞥眼，閉壁樓塔院等等也都從眼前飛過，

年前的舊夢重尋，中間隔以一段病緣，你當可推知我黯然的心理！

又是在行色匆匆裏，一兩天要到新漢壽 (New Hampshire) 去，似乎又是在山風松濤之中，到時方可知梗概。晚風中先草此，暑天宜習靜，願你多寫作！

## (II)

親愛的：

我常喜歡挨坐在母親的旁邊，挽住她的衣袖，央求她述說我幼年的事。

母親凝想地，含笑地，低低地說：

『不過有三個月罷了，偏已是這般多病，聽見端藥杯的人的脚步聲，已知道驚怕啼哭，許多人圍在牀前，乞憐的眼光，不望着別人，只向着我，似乎已經從人羣裏認識了你的母親！』

這時眼淚已濕了我們兩個人的眼角！

『你的彌月到了，穿着舅母送的水紅綢子的衣服，戴着青緞沿邊的大紅帽子，抱出到廳堂前。因看你豐滿紅潤的面龐，使我在姊姊妯娌羣中，起了驕傲。』

『只有七個月，我們都在海舟上，我抱你站在欄旁；海波聲中，你已會呼喚「媽媽」和「姊姊」。

對於這件事，父親和母親還不時的起爭論，父親說世上沒有七個月會說話的孩子，母親堅執說是確。在我們家庭歷史中，這事至今是件疑案。

「濃睡之中猛然聽得丐婦求乞的聲音，以爲母親已被她們帶去了。冷汗被面的驚坐起來，臉和唇都，嗚咽不能成聲。我從後屋連忙進來，珍重的攬住，經過了無數的解說和安慰。自此後，便是睡着，我也不敢輕易的離開你的床前。」

這一節，我彷彿記得，我聽時寫時都重新起了嗚咽！

「有一次病得重極了，地上鋪着席子，我抱着你在上面膝行。正是暑月，你父親又不在家；你斷斷續續說的幾句話，都不是三歲的孩子所能够說的。因着你奇異的智慧，增加了我無名的恐怖，我打電報給你父親，說我身體和靈魂上都已不能再支持。忽然一陣大風雨，深憂的我，重病的你，和你疲乏的乳母，都沉沉的睡了一大覺。這一番風雨，把你又從死神的懷抱裏，接了過來。」

我不信我智慧，我又信我智慧！母親以智慧的眼光，看萬物都是智慧的，何況她的唯一摯愛的女兒

「頭髮又短，又沒有一刻肯安靜，早晨這左右兩個小辮子，總是梳不起來，沒有法子，父親就來幫

忙「，站好了，站好了，要照相了！」父親拿着照相匣子，假作照着，又短又粗的兩個小辮子，好容易天天這樣的將就的編好了。」

我奇怪我竟不懂得向父親索要我每天照的相片！

「陳媽的女兒寶姐，是你的好朋友。她來了，我就關你們兩個人在屋裏，我自己睡午覺，等我醒來，一切的玩具，小人小馬，都當做船，飄浮在臉盆的水裏，地上已是水汪汪的。」

寶姐是我一個神祕的朋友，我自始至終不記得，不認識她。然而從母親口裏，我深深的愛了她。

「已經三歲了，或者快四歲了。父親帶你到他的兵艦上去，大家匆匆的替你換上衣服，你自己不知什麼時候，把一支小木鹿，放在小靴子裏。到船上只要父親抱着，自己一步也不肯走，放到地上走時，只有一跛一跛的，大家奇怪了，脫下靴子，發現了小木鹿，父親和他的許多朋友都笑了。——『傻孩兒！你怎麼不會說？』」

母親笑了，我也伏在她的膝上羞愧的笑了。——回想起來，她的質問，和我的羞愧，都是一點理由沒有的。十幾年前事，提起當面說。真是無謂。然而那時我們中間瀰漫了癡和愛！

「你最怕我凝神，我至今不知是什麼緣故，每逢我凝望窗外，或是稍微的呆了一呆，你就過來呼喚我，搖撼我，說『媽媽，你的眼睛怎麼不動了！』我有時喜歡你來抱住我，便故意的凝神不動。」

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。也許母親凝神，多是憂愁的時候，我要攪亂她的思路，也未可知。——無論如何，這是個隱謎！

『然而，你自己却也喜凝神：天天喫着飯，呆呆的望着壁上的字畫，桌上的鐘和花瓶，一碗飯數米粒似的，喫了好幾點鐘，我急了，便把一切都挪移開。』

這件事我記得，而且很清楚，因為獨坐沉思的脾氣至今不改。

當她說這些事的時候，我總是臉上堆着笑，眼裏滿了淚，聽完了，用她的衣襟來印我的眼角，靜靜的伏在她的膝上。這時宇宙已經沒有了，只母親和我，最後我也沒有了，只有母親；因為我本是她的一部分！

這是如何可驚喜的事，從母親口中，逐漸的發現了，完成了，我自己！她從最初已知道我；認識我，喜愛我，在我不知道不承認世界上有我的時候，她已愛了我了。我從三歲上，纔慢慢的在宇宙中尋到了自己，愛了自己；認識了自己，然而，我所知道的自己，不過是母親意念中的我的百分之一，千萬分之一。

親愛的：當你尋見了世界上有一個人，認識你，知道你，愛你，都千百倍的勝過你自己的時候，你怎能不感激，不流淚，不死心蹋地的愛她，而且死心蹋地的容她愛你？

有一次，幼小的我忽然走到母親面前仰着臉問說：『媽媽，你到底爲什麼愛我？』母親放下針線，用她的面頰，抵住我的前額。溫柔地，不遲疑地說：『不爲什麼，——只因你是我的女兒！』

親愛的：我不信世界上還有人能說這句話！『不爲什麼』這四個字，從她口裏說出來，何等剛決，何等無回旋！她愛我。不是因爲我是『美』或是其他人世間的一切虛偽的稱呼和名字！她的愛是不附帶任何條件的，唯一的理由，就是我是她的女兒。總之，她的愛，是屏除一切，拂拭一切，層層的廳開我前後左右所蒙罩的，使我成爲『今我』的原素，而直接的來愛我的自身！

假使我走至幕後，將我二十年的歷史和一切都更變了，再走出到她面前，世界上縱沒有一個人認識我，只要我仍是她的女兒，她就仍用她堅強無盡的愛來包圍我。她愛我的肉體，她愛我的靈魂，她愛我前後左右，過去，將來，現在的一切！

天上的辰星，驟雨般落在大海，上，嗤嗤繁響。海波如山一般的洶湧，一切樓屋都在地上旋轉，天如同一張藍紙捲了起來。樹葉子滿空飛舞。鳥兒歸巢，走獸躲到他的洞穴。萬象紛亂中，只要我能尋到她，投到她的懷裏……天地一切都信她！她對於我的愛，不因着萬物毀滅而更變！

她的愛不但包圍我，而且普遍的包圍着一切愛我的人；而且因着愛我，她也愛了天下的兒女，她更愛了天下的母親。告訴你一句小孩子以爲是極淺顯，而大人們以爲是極高深的話：『世界便是這樣的建

造起來的！」

世界上沒有兩件事物，是完全相同的，同在你頭上的兩根絲髮，也不能一般長短。然而——請你和我同聲讚美！只有普天下的母親的愛，或隱或顯，或出或沒，不論你用斗量，用尺量，或是用心靈的度量衡來推測；我的母親對於我，你的母親對於你，她的和他的母親對於她和他；她們的愛是一般的長闊高深，分毫都不差減。我敢說，也敢信古往今來，沒有一個敢來駁我這句話，當我發覺了這神聖的祕密的時候，我竟歡喜感動得伏案痛哭！

我的心潮，沸湧到最高度，我知道於我的病體是不相宜的，而且我更知道我所寫的都不出乎你們的智慧範圍之外。——窗外正是下着緊一陣慢一陣的秋雨，玫瑰花的香氣，也正無聲的讚美她們的「自然母親」的愛！

我現在不在母親的身畔，——但我知道她的愛沒有一刻離開我，她自己也如此說！——暫時無從再打聽關於我的幼年的消息，然而我會寫信給我的母親，我說：『親愛的母親，請你將我所不知道的關於我的事，隨時記下寄來給我。我現在正是考古家一般的，要從深知我的你口中，研究我神祕的自己』

被上帝祝福的！你可能正在母親的懷裏。我教給你，你看完了這一封信，放下報紙，就快快跑去找你的母親——若是她出去了，就去坐在門檻上，靜靜的等她回來——不論在屋裏或是院中，把她尋見了

；你便上去攀住她左右親她的臉，你說：『母親！若是你有工夫，請你將我小時候的事情，說給我聽！』等她坐下了，你便坐在她的膝上，倚在她的胸前，你聽得見她心脈和緩的跳動，你仰着臉，會有無數關於你的，你所不知道的美妙的故事，從她口裏天樂一般的唱出。

然後，——親愛的：我願你告訴我，她對你所說的都是什麼事。

我現在正病着。沒有母親坐在旁邊，你一定憐念我，然而，我有說不盡的感謝造物者將我交付給我母親的時候，竟賦予了我以記憶的心才；現在又從忙碌的課程中替我勻出七日夜來，回想母親的愛，我病中光陰，因着這回想，寸寸都是甜蜜的。

親愛的：再談罷！致我的愛與你的母親！

你的朋友綺。十二，五晨，一九二三。

### (III)

親愛的：病中，靜中，雨中是我易動筆的時候；病中心緒惆悵；靜中心緒清新；雨中心緒沉澱；隨便的拿起筆來，都能寫出好些話。

一夏的「雲遊」，剛告休息！此時窗外微雨，坐守着一爐微火，看書看到心煩，索性將立在椅旁的

電燈也捻滅了下去。爐裏的木柴。爆裂得息息的響着，火花飛上裙緣。就是這百無聊賴，雨中靜中的情緒，勉強了久不修書的我，又來在紙上和你相見。

暑前六月十八晨，陰，匆匆的將屋裏幾盆花草，移栽在樹下。殷勤拜託了自然的風雨，替我將護着這一年來案旁伴讀的花兒。安頓了惜花心事之後，一天一夜的大車，便將我送到銀灣 (Silver Bay) 去。

銀灣之名甚韻！往往使我憶起納蘭成德「盈盈從此隔銀灣，便無風雪也摧殘」之句。入灣之頃，舟上看喬治湖 (Lake George) 兩岸青山，層層轉翠，小島上立着叢樹，綠意將倦人喚醒起來，銀灣漸漸來到了眼前！黑嶺 (Black mountains) 高得很，喬治湖又極浩大，山脚下濤聲如吼之中，銀灣竟有芝菜的風味。

到後寄友人書曾有『盛名之下，其實難副，人猶如此，地何以堪？你們將銀灣比了樂園，周遊之下我只覺索然！』之語。致她來信說我『詩人結習未除，幻想太高。』實則我會經滄海，銀灣似芝菜，而偉大不足，反不如魁冰及特色佳，深幽嫵媚，別具風格，能以動我之愛悅與戀慕。

且將「成見」撇在一邊，來敘述銀灣的美景。河亭 (Brook Pavilion) 建在湖岸遠伸處，三面是水，早起在那裏讀詩，水聲似乎和着詩韻。山雨欲來，湖上漫漫飛捲的白雲，亭中尤其看得真切。大雨初

過，湖淨如鑄，山青如洗。雷隙中霞光燦然四射，穿入水裏，天光水影，一片融化在彩虹裏，看不分明。光景的奇麗，是詩人畫工，都不能描寫得到的？

在不繫舟上作書，我最喜愛，可惜並沒有工夫做。只二十六日下午，在白浪推擁中，獨自泛舟到對岸，寫了幾行，湖風泱泱，往返十里，回來風勢大得很，舟兒起落之頃，竟將寫好的一張紙，吹沒在湖上，迎湖上下時，因着能力的反應，自己覺得很得意，而運槳的兩臂，回來後隱隱作痛。

### 十天之後，又到了綺色佳 (Itasca)

綺色佳真美！美處在深幽，喻人如隱士，喻季候如秋，喻花如菊，與泉相近，是生平第一次，新穎得很！林中行來，處處傍深澗。睡夢裏也聽着泉聲！六十日的寄居，無時不有『百感都隨流水去，一身還被浮名束』這兩句，縈迴於我的腦海！

在曲折躍下實岩的泉水旁讀子書，會心處，悅意處，不是人世言語所能傳達。——此外替美國人上了一夏天的墳，綺色佳四五處墳園我都遊過了！這種地方，深深幽邃，是哲學的，是使人勘破生死觀念。我一星期中至少去三次，撫着碑碣，摘去殘花，我覺得墓中人很安適的，不知墓中人以爲我如何？

刻尤佳湖 (Lake Chuaga) 爲綺色佳名勝之一，也常常在那裏泛月。湖大得很，明媚處較慰冰不如，從略。

八月二十八日，遊尼革拉大瀑布 (Niagara Falls)。川姊妹岩旁，銀濤捲地而來，奔下馬蹄岩，直向渦池而去。洶湧的泉濤，藏在微波緩流之下。我乘着小船霧妹號 (The maid of mirth) 直到瀑底，仰望美利堅大兩片大泉，陰雲排架般的奔注！夕陽下水影深藍，岩石碎迸，水珠打擊着頭面，泉雷聲中，心神悸動。綺色佳之深邃溫柔，幸受此萬丈冰泉，洗滌衝蕩。月下夜歸，恍然若失！

九月二日，雨中到雪拉馬斯 (Syracuse) 赴美東中國學生年會。

年會中忙過十天，又回到波士頓來，十四夜心隨車馳，看見了波士頓南站燦然的燈光，九十日的幼  
童，恍然驚覺……

夜已深樓上，主人促眠，窗外雨仍不止，異鄉的蟲聲在淒淒的叫着。萬里外我敬與你道晚安！

九，十七夜

## 給小鳥兒

虛隱

## (一)

親愛的小鳥兒：

整整兩年了，我沒看見你。

世路太崎嶇，然而，我相信你仍是飛翔空中的自由鳥。在我感到生活過分的嚴重時，我就想躲在你美麗的羽翼下，求許些時的安息。

唉！親愛的小鳥兒——你最歡喜我這樣的稱呼，不是嗎？當我將要離開你時，我曾經過慮地猜疑你，我說：『小鳥兒我要多看你幾次，使我的腦膜上深印着你純潔的印象，一直到我沒有知覺的那一天，……』

『你不是說兩年後就回來嗎？』你誠摯的望着我的臉說。

『不錯，我是這樣計劃着，不過我怕兩年後，你已不像現在的對我熱烈了。我怕失掉這人間的至寶，所以現在我要深深的藏起來。』

『哦！不會的，我永遠是一隻柔馴的小鳥兒，時常圍繞着您！』